

|笔记杂著卷|

浮生六记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修订版」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博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朱屹
书籍设计：
敬人工作室

ISBN 978-7-80598-910-5



9 787805 989105 >

定价：12.00 元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笔记杂著卷

浮生六记

一清一沈复 曾国藩一著 吴吉生一校注



三晋出版社
山西出版集团



生雪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清) 曾国藩著; 吴言生校注. —2 版.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08. 4
(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

I. 浮… II. ①沈…②曾…③吴…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1797 号

浮生六记

原 著: (清) 沈复 曾国藩 校 注 者: 吴言生

责任编辑: 朱 屹	审 订 者: 朱 屹
封面设计: 敬人工作室	版式设计: 敬人工作室
责任校对: 朱 屹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发行: 三晋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电 话: (0351) 4956036 (咨询) 4922268 (邮购)

传 真: (0351) 4922102

网 址: www.sxskcb.com

邮 编: 030012

E-mail: fxzx@sxskcb.com

印刷装订: 晋中市万嘉兴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960mm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7.875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598-910-5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修身齊家
讀書是福

來新夏題



·南开大学教授來新夏先生為《中國家庭基本藏書》題詞



前言

朋友嘱我校点《浮生六记》，盛情难却，勉为其事。

《浮生六记》原来只有四记，后两记佚失已久。这次点校此书，收集各种版本时，发现有一种《浮生六记》，竟是六卷俱全的本子。偶尔一翻后两记中的《养生记道》，觉得有一段文字很眼熟：

圆翁拟一联，将愚之草堂中：“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胜水，名花美竹无限，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贫贱人役于饥寒，总鲜领略及此者。能知足，能得闲，斯为自得其乐，斯为善于摄生也。

怎么如此的恍如旧识呢？随手抽出书架上的《中国历代家训集锦》，才知道这段话出自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这本1992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家训集锦》是我主编的，那年我对禅宗开始感兴趣，写了《禅的梦》、《禅门妙语》、《禅门公案》几本

小册子，所以对带些禅趣的话印象特别之深，在编选时也尽量选入。两相对照，发现除了这段语带烟霞的话出自《聪训斋语》外，卷六《养生记道》中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是沿袭《聪训斋语》的。

进一步追查下去，发现这本书是依据 50 年前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足本浮生六记》排印而成。该书收入朱剑芒编纂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后面附有赵苕狂的《考》。《考》中说这个版本是同乡王均卿先生无意在冷摊中得到的，后两记确为沈作无疑。

随后又翻阅了一些资料，终于知悉：后两记不是沈复的原著，而是曾国藩、李鼎元、张英等人的续作——

台湾《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一卷第十八期载有吴幅员先生的长文《〈浮生六记·中山记历〉篇为后人伪作说》，文中指出，《中山记历》与清代册封琉球中山王尚温的副使李鼎元所著《使琉球记》中的部分文字，大同小异，是将《使琉球记》中的部分文字“断章裁句，凑合而成”。

第六卷《养生记道》中的文字，除了不少取自《聪训斋语》外，里面的一部分文字，还与曾国藩“己未”到“辛未”间的十余条日记一字不差！

原来，足本不足，全本不全。

但发现这一事实之后，我反而感到释然。因为虽然后两记不是出于沈复之手，但有人续，并且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这起码说明续书的人还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没有对别人的劳动实行拿来主义。毕竟这位续作者还是本着补璧的愿望，想给《浮生六记》一个足本，况且，还经过了一番加工呢。比如，上引的那段文字，起码他还将正文“美箭”改为“美竹”，较原文更通俗易懂；将“总无闲情及此，唯付浩叹耳”改为“总鲜领略及此者。能知足，能得闲，斯为自得其乐，斯为善于摄生也”。虽然失去了原文声情并茂的风致，但从充作续书的角度来看，又不失为醒旨点题的妙笔，无可厚非。

从这则材料里可以看出续作者不是完全不谙文法的。况且一本名著的问世，倘若残缺，倘若有不少的□□□，固然也不失为一种美，能让人想象玩味于无穷。但如有人作补璧的工作，不也是其心可鉴？所以这本《浮生六记》，也未尝不可以看做是“足本”，至少是个准足本。况且什么是足？什么又是残？从文学的反馈效应来说，只要写出那份情，传出那种趣，则原续非殊，足残何异？所以，曾国藩等人的作品，自当为《浮生六记》增色，与前四记相映生辉。我们充分相信读者的品鉴能力。这次校点，即以馆藏《说库》本为底本，校以《申报馆丛书续集·纪丽类·独悟庵丛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足本浮生六记》等，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最全最为



可靠的本子。

读《浮生六记》最大的收获就是能享受到幽闲之趣。

人非有品不能闲。

在商品大潮惊涛拍岸、人欲膨胀、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读这本清纯的小书，你就可以皈心自然、神游八极。你可以到那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风生袖底、月到波心的沧浪亭，领略它的幽雅清旷，俗虑尘怀爽然顿释；你可以到幽静雅洁的萧爽楼，品诗论画诗酒流连，体验烟火神仙之感；也可以到倚城屹峙、白云悠悠的黄鹤楼上，看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因之一冷……你更会领悟到作者夫妇那种超然于痛苦之上、真诚地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本书卷六（《聪训斋语》）云：

即如东坡先生……当时之忧谗畏讥，困顿转徙湖惠之间，且遇跣足涉水，居近牛栏，是何如境界？

东坡贬海南时写有“但寻牛矢觅归路，家住牛栏西复西”之诗句。当时的海南是荒远之地，苏轼被贬到那里，虽然条件险恶，但不以为苦，对蛮荒文化加以认同，喜爱那里的淳朴民风，与当地相处无间，胸怀开阔，时时消受人生的乐趣。缘此，他留下了珠玑满目的诗句，为中国文学平添了一份神韵。我近日在撰写《苏轼黄庭坚诗词评注》时，每读到这类诗词，都不禁泪洒键盘，对苏子处困而亨、不以穷达易心的乐观气质分外心仪。有了这份气质，什么样的磨难能压得垮他！人生在世，谁又会有，谁又配有这气质？沈复夫妇，是天下所有夫妇中最能持有这份气质的人。缘此之故，即使他是在写哀情、悲情时，也静穆安详如同雕像般美丽，难怪为后世那么多的人艳羡、称慕不已。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幸福的家庭又何尝相同。男女的结合，原是一段堪怜堪惜的缘分。但如果只是忙忙碌碌追腥逐臭的话，则贪看天边月，失却掌中珠，任你锦衣玉食，任你色貌如花，任你新潮“潇洒”，也不过是一对同床的陌生人而已，到最后仍不免比目成反目，亲家变冤家，又何曾冲出围城突出怪圈梦见沈复夫妇的千古高情！

《浮生六记》为世人所激赏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大胆地写出了闺房之乐。

作者写闺房之乐，体物之细腻，笔触之婉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当他回到自己的爱巢时——

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

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娘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女性的羞涩、丈夫的狡黠、欢情的酝酿、感觉的颤栗，都萦绕笔端，摇曳生姿。这是一段极艳极美的文字，却艳而不冶，媚而不妖。

他在与妻子欢爱缠绵之际的感觉乃是“密友重逢”，可见这种夫妇之爱不限于肉体的感官的快乐，更深地植根于相知相许。这是一种被提纯了的夫妇之爱，于至淡中见至深。其中虽不乏肉体的感性的欢乐，但知己之情则构成了快乐之源：

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

闲情浸染了艳情，这就使得闺中之乐带上了更多的烟霞之气，使温柔乡人化作“烟火神仙”——这是书中多次提到的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感受。正因为他们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这份情这份爱，才更能意识到它的真正的美，他们才不但相看两不厌携手度此生，而且还想把这份情缘延续到来生来世生生世世……

人不痴情枉少年（借用《人生禅》作者吉广舆先生语）。连参禅悟道都需是性情中人，更何况文学！文学之所以能感天地泣鬼神，不外乎一个情字。本书的成功，正在于写出了闲情、艳情。写闲情，泉石膏肓；写艳情，绮思入骨。闲中生艳，艳里透闲，缠绵悱恻，哀感顽艳，令人爱不释卷，所以独秀于文坛，成为传诵不衰的名篇佳作。

在大家都渴盼读到文学佳作的今天，出版这本清醇美丽的文学名著，一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便于理解，这次校点，在有关全书宏旨的地方加了简注。书前有林语堂先生序言，书后有俞平伯、赵苕狂等富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对《浮生六记》的评论（为保存原貌，评论中不合现代文规范的字词，未作改动），也会对读者有所启示。

本书初版于1995年，由西安出版社出版。此次应落馥香女士之约，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国家庭基本藏书·笔记杂著卷》加以再版。再

版时,作了相关改动,将原来前言中对每一卷的简介移在正文作“题解”;将原附录中林语堂序言移前作单独序言;原来没有注释的卷次,增加注释若干。

光阴荏苒,弹指十年。检点旧稿,悲欣交集。
是为记。

吴言生

1995年4月 初稿

2008年4月 补记





浮生六记·代序

林语堂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她并非最美丽，因为这书的作者，她的丈夫，并没有这样推崇；但是谁能否认她是最可爱的女人？她只是我们有时在朋友家中遇见的有风韵的丽人，因与其夫伉俪情笃令人尽绝倾慕之念，我们只觉得世上有这样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顾认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来和她夫妇吃饭，或者当她与她丈夫促膝畅谈书画文学腐卤瓜之时，你们打瞌睡，她可以来放一条毛毡把你的脚腿盖上。

也许古今各代都有这种女人，不过在芸身上，我们似乎看见这样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一生中不可多得。你想谁不愿意和她夫妇，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玩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宽，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意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馆，看她狂喜坠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

因此，我说她是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因为确有其人）一个最可

爱的女人，并非故甚其辞。

她的一生，正可引用苏东坡的诗句，说它是“事如春梦了无痕”，要不是这书得偶然保存，我们今日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生在世上，饱尝过闺房之乐与坎坷之愁。

我现在把她的故事翻译出来，不过因为这故事应该叫世界知道；一方面以流传她的芳名，又一方面，因为我在这两位无猜的夫妇的简朴的生活中，看她们追求美丽，看她们穷困潦倒，遭不如意事的磨折，受奸佞小人的欺负，同时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却又怕遭神明的忌——在这故事里面，我仿佛看到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两位恰巧成为夫妇的生平上表现出来。

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他们太驯良了，所以不会成功，因为他们两位胸怀旷达，澹泊名利，与世无争，而他们的遭父母放逐，也不能算他们的错，反而值得我们的同情。

这悲剧之发生，不过由于芸知书识字，由于她太爱美至于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因她是识字的媳妇，所以她得替她的婆婆写信给在外想娶妾的公公，而且她见了一位歌伎简直发痴，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侧室，后来为强者所夺，因而生起大病。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她的爱美的天性与这现实的冲突——一种根本的，虽然是出于天真的，冲突。这冲突在她于神诞之夜，女扮男装，赴会观“花照”，也可以看出。

一个女人打扮男装或是倾心于一个歌伎是不道德吗？如果是，她全不晓得。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也是由于这艺术上本无罪而道德上犯礼法的衷怀，使她想要游遍天下名山——那些年轻守礼妇女不便访游而她愿意留待“鬓斑”之时去访游的名山。但是这些山她没看到，因为她已经看见一位风流蕴藉的歌伎，而这已十分犯礼法，足使她的公公认为她是痴情少妇，把她逐出家庭，而她从此半生须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清闲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

这是是否她的丈夫沈复，把她描写过实？我觉得不然。读者读本书后必与我同意。他不曾存意粉饰芸或他自己的缺点。我们看见这书的作者自身也表示那种爱美爱真的精神和那中国文化最特色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

我不免暗想，这位平常的寒士是怎样一个人，能引起她的太太这样



纯洁的爱，而且能不负此爱，把它写成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记载？

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人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在他们坟前，我要低吟 Maurice Pavel 的“Pavane”，哀思凄楚，缠绵悱恻，而归于和美静娴；或是长啸 Massenet 的“Melodie”，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悠扬而不流于激越。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弱者，起谦恭畏敬，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在我翻阅重读这本小册子时，每每不期然想到这安乐的问题。在未得安乐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乐之人，又不知其来之所自。读了沈复的书，每使我感到这安乐的奥妙，远超乎尘俗之压迫与人身之痛苦——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心灵已战胜了肉身。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

这本书的原名是《浮生六记》（英译“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典出李白“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句），现在只存四记。其体裁特别，以一自传的故事，兼谈生活艺术、闲情逸趣、山水景色、文评艺评等。现在的四记本系杨引传在冷摊上所发现，于1877年首先刊行。依书中自述，所记之事始于1763年，而第四记之写作必在1808年之后。杨的妹婿王韬，颇具文名，曾于幼时看见此书，所以此书，在1810年至1830年间当流行于姑苏。由管贻蓁的诗及现存回目，我们知道第五章是记他在琉球的经历，而第六章是记作者对养生之道的感想。我在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倘然有这福分，或可给我们发现。

林语堂(1895—1976)，中国散文家、小说家。原名和乐，后改名玉堂，福建龙溪（今龙海）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9年去美国留学，后转赴德国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曾参加语丝社。1932年起在上海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闲适”小品，成为论语派主要代表。著有《剪拂集》、《大荒集》、《我的话》、《暴风雨中的树叶》、《京华烟云》、《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等。



浮生六记·内容简介

古典文学精品《浮生六记》，是清代名作家沈复的名作。

全书用自传的形式，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动地记叙下来，文笔大胆，文辞绮艳，读之令人回肠荡气、蚀骨销魂。书中细腻地描叙了秘而不宣的闺房之乐、生死不渝的伉俪深情，详细地记载了他在海外异邦的奇闻逸事，还汇集了儒道佛三家的养生秘诀……

一位知名作家透露：“我的轰动效应的小说，灵感来自于《浮生六记》。”林语堂、俞平伯、赵苕狂等诗人学者均对此书爱不释手，纷纷撰文加以评介……

应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我们特意出版足本《浮生六记》。



目 录

前言 /001

浮生六记序 林语堂 /001

浮生六记序·内容简介 /001

卷一 闺房记乐 /001

卷二 闲情记趣 /013

卷三 坎坷记愁 /020

卷四 浪游记快 /032

卷五 中山记历 /050

卷六 养生记道 /071

◎附录

管树荃 题浮生六记 /087

潘麟生 浮生六记序 /088

杨引传 浮生六记序 /089

王 韜 浮生六记跋 /090

赵荅狂 浮生六记考 /091

俞平伯 重刊浮生六记序 /101

俞平伯 浮生六记年表 /103

吴言生 题《浮生六记》 /106

◎卷一 闺房记乐



本卷写闺房乐事。用白描写实的笔法，大胆直露地写秘而不宣的闺房乐事，情致缠绵，香韵缭绕，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1]，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姻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龄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2]。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



鸾侣七夕拜新月